



# 禅门曹洞宗祖庭 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研究



黄细嘉

(南昌大学旅游研究院)



马彩云

(南昌大学旅游研究院)



周广明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院,始建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820年),道膺(835年—902年)于此开堂讲学30年,徒众常达千余人,真如禅寺之名始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三大祖庭都曾一度盛极天下,几经废兴,当下的祖庭寺庙分别于2010年、1993年、1982年开始复建,使天下信徒不但有根可寻,而且可以聚徒讲学,弘扬佛法。

## 一、曹洞宗及其祖庭概况

曹洞宗,禅门五宗之一,形成于我国晚唐咸通年间(860年—873年)。唐代良价(807年—869年)在洞山创宗,其弟子本寂(840年—901年)在曹山使本宗禅法名扬于世,所以称曹洞宗。曹洞宗从江西向外传播,北至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南达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地,并传播到韩国、朝鲜、日本、越南、马来西亚甚至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传播范围广远,僧徒众多,影响广泛。社会各界对曹洞宗祖庭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

曹洞宗祖庭主要是指曹洞宗开宗立派之地—洞山普利寺和曹山宝积寺,但后世曹洞宗多得二世法嗣云居道膺才得以传承不断,因此,一般可以将洞山普利寺、曹山宝积寺、云居山真如禅寺三座寺院认为是曹洞宗祖庭。三大祖庭历史悠久,佛香源远流长。洞山普利寺原名广福寺,由良价禅师始建于唐大中十三年(859年),一度被称为洞山寺,普利寺之名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曹山宝积寺由本寂禅师建于唐代咸通年间(870年—873年),至今已有1140多年的历史。云居山真如禅寺旧称云居禅院、龙昌禅

## 二、曹洞宗祖庭历史文化遗产的 类型与特征

ICOMOS将宗教遗产(Religious Property)定义为有宗教或精神联系的任何形式的财产,如教堂、寺庙、神社、清真寺、圣地景观及圣林等<sup>①</sup>。因此,姑且可以认为曹洞宗历史文化遗产由寺庙建筑、书法金石、雕塑、塔林、文献遗存等物质文化遗产和禅法思想、仪轨、音乐、养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sup>②</sup>。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遗产,它们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已超越了曹洞宗本身,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 (一) 曹洞宗祖庭历史文化遗产的类型

#### 1. 寺院建筑

(1) 洞山普利寺。始建于唐代,现在的洞山普利

禅寺是在原址上复建的，由山门、毗卢殿(又称天王殿)、大雄宝殿、后法堂、藏经楼、祖师堂、方丈室、斋堂、僧寮组成，总占地面积约152万平方米(含山林及土地)。1983年普利禅寺被列为宜丰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被确定为江西省重点寺院。寺前原有唐代师虔禅师手植的罗汉松(1985年枯死，现仍保存枯树干)。

(2)宜黄曹山宝积寺。简称曹山寺，始建于唐代。现在的曹山寺占地52亩，建筑风格颇具唐代特色，大气庄严，整座寺院平面方形，南北中轴线布局，对称稳重，整体严谨，内有钟鼓楼、天王殿、三圣殿、药师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和佛学院。曹山寺是一处集禅学教学、研究、禅修、礼佛、游览、休闲于一体曹洞宗寺院。曹山寺后院有棵本寂禅师亲手栽种的千年银杏，现在依然枝繁叶茂，树干粗壮五人方可合抱。

(3)永修云居山真如禅寺。唐代，云居山已成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佛教圣地，并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建“龙昌禅院”，宋代改称为“真如禅院”，沿用至今。宋神宗时，著名诗人苏东坡和名僧佛印挂锡真如禅寺，名传朝野<sup>③</sup>。1957年真如禅寺被确立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确定为全国重点开放寺庙，并开始修复；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至1986年底，禅寺总建筑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真如禅寺被誉为全国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寺内唐代银杏树已成为寺宝之一。近代“一身系曹洞、临济、云门、法眼、沩仰五宗法脉”的禅宗大德虚云老和尚自1953年开始驻锡云居山，逢寺修寺、遇水搭桥、开荒置田、礼佛劳作、教诲僧众，为恢复千古名刹盛况不懈努力，致香火、人气日盛。1959年虚云禅师圆寂后，真如禅寺僧众为其修建了舍利塔。虚云弟子众多，其门徒在印度、尼泊尔和东南亚及美洲大陆均有分布。他为后世禅宗复兴储备了大量弘法高僧和护法居士，其禅门泰斗地位实至名归。真如禅寺于1990年修建虚云纪念堂以彰其功德。

## 2. 塔林墓群

曹洞宗塔林主要分布在洞山、曹山和云居山的山林里，墓塔数量可观，年代久远，最早可追溯至唐朝，僧塔设计造型各异，具较高历史文化价值。

(1)洞山塔林。洞山禅林保存完好的墓塔有百余座，规模全国罕见。这些墓塔的历史可以从唐朝延至清朝。唐懿宗敕建的“价祖塔”是曹洞宗开山祖

师——良价禅师的真身墓塔，该塔在1987年被列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洞山普利寺作为千年名刹，有很多高僧大德长眠于此。洞山塔林广泛分布在洞山各处，其中较大型的塔林有红米埚、夜合山、经坑、牛形山、上洞山5处，墓塔数量分别为6座、10座、8座、9座、3座。

红米埚、夜合山、经坑塔林均建于清朝，红米埚的六座墓塔塔形完全相同、排成一行，修建时间介于1741年—1769年间，塔林前面有14冢僧墓。夜合山有十座建于1645年—1766年间的佛僧墓塔，形制各异，塔中所葬为洞山普利寺第30至第36世住持，正中间的是普同塔，下通深井，是寺院中普通和尚的骨灰共同归葬之墓。洞山村经坑山场的8座僧塔，建于1690年—1769年，分3层，从上至下依次有塔4座、1座、3座。牛形山的9座墓塔中，居中的为道全禅师塔，建于唐大顺元年(890年)。上洞山的3座墓塔中有2座建于明晚期，1座建于清康熙年间<sup>④</sup>。

(2)曹山墓塔。曹山墓塔主要是指本寂禅师墓塔。本寂为曹山寺开山祖师，901年圆寂后葬于曹山寺西侧的凤形坑。本寂禅师塔清初被毁，随后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由时曹洞宗三十三世宗匠、博山能仁寺住持方丈觉浪道盛禅师重修，觉浪道盛禅师的弟子大智撰写了塔铭。本寂墓塔主体为六面体，由塔基、塔身和盖顶三部分组成，塔身正面阳刻篆书“本寂禅师塔”字样。墓塔竖立在三道由条形石构成的半环形石圈之中，石圈的内圈、中圈各由8块石块砌成，外圈则由17块石块砌成(这样的石圈被佛家称为金刚圈)。祖师塔于1983年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得到重新修复。

(3)云居山塔林。云居山真如寺周围有文字记载的高僧墓塔有91座，较有名的主要有：唐道膺禅师塔、北宋罗汉塔、宋心印禅师塔、明顓惠和尚全身法塔、清德胤禅师塔、清元宗禅师塔、清雄庆禅师塔、清古镇禅师塔、清戒显和尚全身塔、虚云和尚舍利塔和海会塔等，其中明顓惠和尚全身法塔最为恢宏，唐代道膺禅师塔最为悠久。僧塔建筑材料一般就山取石，建筑形式大多由塔坪、塔院、墓塔构成。塔林中不少墓塔仍保留有石碑，保存相对完整。这些僧塔饱经历史沧桑，雕刻技艺精湛，是中国佛坛不可多得的僧塔样本。

## 3. 桥梁亭台

历代大德高僧、居士、信众多修建桥梁、亭台等以造福大众。洞山葛溪上建于宋绍圣五年(1098年)

的逢渠桥,是一座单拱石桥,距今已有 900 多年的历史,是江西省境内第三座宋代古桥,于 1987 年被列为江西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由宜丰同安女佛徒雷四十三娘为纪念良价洞山悟道而捐资修建的,桥名是当时县令钱鳌根据良价所作的《逢渠偈》而题写。逢渠桥属单拱石桥,拱券以 7 个纵向单券并列组成,每券花岗石 11 块,共 77 块石头组成承重拱板,每列纵向与横向石缝皆相通,拱肩立有 2 个石雕武士作为护桥神,桥面底部石拱上刻有建桥年月及捐建人、主建人名等。这座桥历史悠久,造型美观,工艺极具特色,题刻丰富,同时具有历史、建筑和审美价值。另,云居山有近代高僧修建、复建的双飞桥、雨花桥、飞虹桥等桥梁 13 座。

#### 4. 石刻等文物

洞山有禅师《题夜合石诗》石刻、苏轼《游洞山》石刻、逢渠桥书法石刻等,还有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洞山正宗三十八代住持海寿禅师书写,挂在普利寺后法堂门楣上的“佛在性中”木匾等。云居山寺前保留着佛印与苏东坡的谈心石以及赵州关、明月湖等字样石刻多处,更有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用生铁铸造的千僧大铁锅以及南宋至明代的出土文物。这些石刻和文物是曹洞宗祖庭历经风雨的见证者。

#### 5. 文献史料

曹洞宗祖庭文献史料主要有方志和历史上形成的其他纪念性或记录性的佛教典籍和记载。《瑞州府志》《江西通志》《新昌县志》《云居山志》《宜黄县志》都对曹洞宗祖庭有所记录。清康熙年间,元鹏禅师编纂《云居山志》,时任建昌县(今永修县)知县李道泰和明进士、乡绅熊维典分别撰序<sup>⑤</sup>。宗派典籍方面有诸如《五位君臣颂》《功勋五位颂》《宝镜三昧歌》《瑞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等。此外,南唐的《祖堂集》(952 年),北宋的《宋僧传》(988 年)、《景德传灯录》(1004 年)、《禅林僧宝传》(1119 年),南宋的《人天眼目》(1188 年)、《从容录》(1166 年)、《五灯会元》(1252 年),元代的《虚堂集》(1295 年),明朝的《指月录》(1599 年),清朝的《五家语录》(1665 年)、《五灯全书》(1690 年)等禅门典籍对曹洞宗均有记载。可见,曹洞宗祖庭文献史料遗存非常丰富。

#### 6. 农禅思想及寺田

农禅是中国特色的禅修和生活方式,禅宗僧众在劳作过程寻找禅修法门、锻炼悟性、领悟禅机。农

禅也为禅宗寺院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三座祖庭僧众自古以来就坚持“农禅并重”思想,劳作自给、融禅于农、以农悟道。洞山普利寺拥有山林、土地两千余亩,产出有机水稻、特色酸枣糕等农产品。曹山宝积寺在坚持农禅修身基础上,更是带动了当地农村、农业发展<sup>⑥</sup>,还创立了“农禅”品牌,产出竹荪、茶叶、红米等。真如禅寺现有山林 3600 余亩,水田 140 余亩,旱地近 80 亩,并成立了“僧伽林场”以保护和经营这些山林和土地。林场不但产出竹木、茶叶、板栗、山楂、猕猴桃、水稻等农产品,还产出人参、黄精等上百种珍贵药材。

#### (二) 曹洞宗祖庭历史文化遗产特征

剖析曹洞宗祖庭文物与文化特征,是认识曹洞宗祖庭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前提。通过科学考察和论证,祖庭遗产具备原生真实性和历史完整性特征。

第一,原生真实性。千百年来,江西曹洞宗祖庭一直坚持农禅、文禅、禅医、禅药、禅食、禅修相结合,为僧众、乡里贡献智慧。三大祖庭均留有寺田,由僧众耕种收获,其农禅并重思想得以在实践中传承不断。宗教典籍《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人天眼目》《祖堂集》等无不留下禅师机锋问答、法嗣传承等的记载,祖庭禅师语录也经地方志如《云居山志》等留下相关记载。祖庭周围还留存了数量可观的墓塔、石刻、桥梁等原生性历史文物。

第二,历史完整性。首先,从传承上的完整性来讲,曹洞宗自创宗就广收天下贤僧,出现了譬如曹山本寂,“南宗伟人”云居道膺等宗派巨匠。在历史的洪流中,曹洞宗法脉传承虽出现过衰微,但总会复苏,至今仍然散发着勃勃生机,可谓一脉相传,绵绵不绝。其次,从文化概念完整性来讲,曹洞宗传承千年,祖庭所在地居民在千年生活中已把曹洞文化内涵融入骨血。有关曹洞宗祖庭的地方志、石刻碑帖、墓塔、僧冢、语录典籍等保存相对完好。最后,从建筑原址的完整性来说,祖庭宗教建筑虽然几度遭到破坏,但建筑原址传承千年不变。洞山的后法堂,曹山宝积寺、云居山真如禅寺的主体建筑,都是在原址上复建的,其山水环境完整无缺。

#### 三、曹洞宗祖庭历史文化遗产的多维价值

曹洞宗作为生长于江西的佛教禅宗宗派,不断传承广布,其寺庙和信徒遍布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历久弥新。其历史文化遗产除了具有禅宗信仰教化价

值外,还具有历史文化传承、中外文化交流、多种艺术审美、多维学术研究、旅游经济开发等价值。

1、历史文化传承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方面。就历史学而言,祖庭禅林里留存在着数量可观的墓塔,其中不乏雕刻精美,造型极具特色者,这为我们研究禅宗墓葬制度提供了丰富佐证;其传承与流播的历史,对中国宗教传播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就文学而言,曹洞宗的大德高僧们的文学素养都相对较高,留下了众多富含禅法、哲理的禅诗、语录,如良价禅师留下了《宝镜三昧歌》《辞北堂书》等禅诗。此外,宋代的僧人也多“好诗书而尊儒雅”,曹洞宗祖庭也相应的成为颇受地方文人喜爱的游历场所,宋时禅宗僧人和文人往来密切,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江西诗派的“活法悟入”思想和严羽的“妙悟兴趣”思想就深受禅宗美学影响<sup>②</sup>,大文豪苏轼的文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禅意的影响。清元鹏禅师编纂的《云居山志》卷十四至十七中,收集了白居易、皮日休、朱熹、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名士骚客游山谒寺后的题咏诗词曲赋数百篇。禅宗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诸如散文等文学载体上,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记载禅宗历史或阐释禅学思想;忘怀荣辱的达观胸襟与向往闲适的人生理想;人生如寄与世情梦幻的生命感叹<sup>③</sup>。此外,曹洞宗禅师的成语人文出典也是一笔遗产,中华成语库中有三十多条成语的出典与洞山或良价有关,如“泥牛入海”“千差万别”“鞍前马后”“虎头蛇尾”等,这些妙语文字,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成语宝库。就社会学来说,曹洞宗信守恬淡、勤俭、自由任道的生活方式,使其日常生活平民化、世俗化,“农禅结合”的制度与封建社会结构相协调,有利于曹洞宗的传播<sup>④</sup>。宜丰、宜黄和永修作为曹洞宗祖庭所在地,当地的民俗和价值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曹洞宗的影响。

2、中外文化交流价值。禅门五家中只有曹洞宗和临济宗两家传承至今,曹洞宗更是以一角之域,扬名天下,弟子遍及日韩,流播东南亚、欧洲、美洲。早在840年就有日本的瓦室能光在洞山跟随良价禅师参禅30年。新罗(今朝鲜)僧人利严(870年—936年)曾于云居道膺处学习禅法,并在归国后创立须弥山派。公元13世纪初,天童如净禅师(1163年—1228年)传法于日本僧人道元(1200年—1253年),道元回国后,创建日本曹洞宗。到现在,曹洞宗信徒不仅遍布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也遍及越南、柬埔寨、马来

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并逐渐向欧洲、美洲国家扩散。曹洞宗作为中国本土化的宗派,它的对外传播是世界人民认识中国文化的窗口,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江西作为世界各地曹洞宗祖庭,经常有日、韩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信徒、传人,前来寻根问祖,祭奠膜拜,进行文化交流。中外曹洞宗文化交流中东亚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东南亚以柬埔寨、越南为代表。

日本对曹洞宗祖庭的参谒比较集中,1981年日本考察团先后两次来洞山参谒;1985年日本曹洞宗研究会申村健治一行4人来洞山参拜;2017年前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参加了在宜黄曹山宝积寺举行的首届中国曹洞禅学国际研讨会,并考察了曹山宝积寺。韩国信众参与曹洞宗文化交流活动也比较频繁,2006年韩国曹洞宗弟子为洞山普利寺捐建了中韩曹洞宗法脉源流碑;2014年“洞山普利禅寺法堂开光暨中韩曹洞宗纪念良价祖师法会”在普利寺举行,韩国曹洞宗宗主智明等韩国僧信250人参加;2017年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韩国佛教曹溪宗宝云山释王寺住持影潭长老一行25人,参访云居山真如禅寺。东南亚的交流活动以2015年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参访真如禅寺为代表。除此之外,越南、斯里兰卡等国的信众也来中国参加过曹洞宗相关活动。

这种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文化的互鉴和融合,增进了各国信众之间的感情,同时也是中国与世界和平共进的表现之一。

3、多种艺术审美价值。曹洞宗祖庭艺术审美价值,一是体现在建筑上,其主体建筑虽多毁于战火,但从现当代在原址复建的宗教建筑来看,仍可对祖庭建筑风格、建制等产生景仰;祖庭在选址上都做到了与自然的融合协调,融寺院于秀美山林,使自然美和人文美有机结合,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二是体现在祖庭各处的铭文、书法碑帖以及禅师们的书法作品上。白居易、苏东坡、佛印等历代众多文人墨客在云居山游历时均有留诗作画,墓塔上的铭文,以及禅林、寺庙各处的碑帖,书法流畅,飘逸俊美,是研究书法艺术以及曹洞文化与文学、历史学等文化跨界交流的参考。三是体现在洞山和云居山各个时期众多墓塔的雕刻技艺的纯熟与精美。

4、多维学术研究价值。曹洞宗传承千年而佛灯长明,它的历史文化、宗教典籍、建筑、传承机制、修习方法等,都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从曹洞宗的

传承状况,可以窥见历史的兴衰,比如曹洞宗在五代时非常衰微,洞山良价禅师的法传弟子中,除云居道膺一系传承至今,曹山本寂传四世后止,龙牙居遁传二世后止,疏山匡仁传三世后止,青林师虔传五世后止,其余弟子甚至没有法嗣弟子,宗风式微很大程度和唐末、五代的战乱有关,宗派兴衰与历史兴替紧密相连。祖师良价禅师依据个体差别,因材施教,创造了鸟道、玄路和展手三种接引学人的方式<sup>⑩</sup>,并指出禅家修行时要时时留心,以绝“三渗漏”(即见渗漏,情渗漏、语渗漏)<sup>⑪</sup>。“展手”是直接向学人展示本来圆满具足的心性本体,适用于上上根器的僧人;“鸟道”和“玄路”适用于一般根器的僧人,“鸟道”主要适用有事执着的人,“玄路”则重点对治“三渗漏”中的“语渗漏”<sup>⑫</sup>。本寂禅师在修行论上,不仅接过乃师的“三路”、“三漏”,而且又推出“三堕”、“四异类”<sup>⑬</sup>两道法门,作为曹洞宗接引学人方法的补充<sup>⑭</sup>。这些接引学人的方法直到今天仍具有修行方法论研究价值。此外,洞山葛溪之上的逢渠桥工艺极具特色,组成桥券的77块矩形石块之间没有使用任何胶合物质,仅靠相互的摩擦力支持着,极具特色。逢渠桥以一桥集合“纵向单卷并拱”、“无铰拱结”和“无浆干砌”三大工艺<sup>⑮</sup>,这种建造工艺特色是值得学术界研究的。

5、旅游经济开发价值。祖庭对信徒具有强烈的朝觐吸引力,并因此产生朝拜、祭祀、云游、传法等活动。对普通游客而言,祖庭的魅力来自其丰厚的宗教文化、优美的自然生态、和谐的人文环境、古朴的建筑风格和悠久的文物胜迹。江西三处曹洞宗祖庭,人文底蕴深厚,山水环境优美,洞山普利寺所在的洞山古木参天,溪流潺潺,森林保护状态良好;曹山宝积寺所在的曹山位于华南虎自然保护区内,森林茂密,是一处天然氧吧,另有曹水流过,可谓有山有水有古寺;真如禅寺所在的云居山更是一处山、水、人、田相融的胜地。三处祖庭,古色和绿色资源组合度高,能够最大程度发挥旅游资源集聚效应。

#### 四、曹洞宗祖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曹洞宗祖庭历史文化遗产是禅门不可多得的文化宝藏,也是中国佛教个性化的展现,更是赣文化中熠熠生辉的明珠,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对历史的珍视,在保护基础上对遗产进行活化利用,是对文化的传承。为充分发挥遗产价值,对曹洞宗祖庭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利用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开展曹洞宗三大祖庭历史文化遗产调查。政府管理机构、寺庙和有关专家曾对曹洞宗祖庭的文化遗产进行过程度不同、要求不一的调查,摸清了基本赋存状况,但也存在不全面、缺深度等问题。一是对祖庭墓塔布局、数量和年代分布缺乏详尽介绍。通过实地走访发现,一些年代悠久的墓塔散落在山林中,既没有基本维护,更没有记录存档。二是对祖庭千年形成丰富的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僧人吟唱,寺庙音乐仪轨,传承仪式等未做系统抢救性整理。这些遗产类型随着时代变迁和禅师生活方式改变,有些已经消失,有些已不为人知,需要深入挖掘。三是缺乏祖庭所在地禅农田园风光和山水生态景观的整体调查与价值评估。为此,首先,寺院、宗教管理机构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应组织专业人员对墓塔、僧冢进行查勘和修缮,明确数量、所属年代,尽量对每一座墓塔、僧冢都找到对应的主人,力争完善墓塔谱系。其次,通过对墓塔雕刻的花纹、形制的研究,丰富对古代雕刻技艺的认识。再次,有关部门要和禅宗、历史学、民俗学等方面的专家合作,挖掘、整理、弘扬出更多的祖庭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观念文化。最后,开展祖庭所在地山水文化景观的整体调查与价值评估工作。

2、实施曹洞宗历史文化遗产和山林田人僧整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是独立而是依赖着一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存在的。第十五届国际吉遗址大会通过的《西安宣言》中提到要关注遗产的环境<sup>⑯</sup>,曹洞宗历史文化遗产与山、水、林、田等自然要素联系密切,同样也离不开人这一社会要素。山水胜境,是曹洞宗各个时代大德高僧驻锡、传扬禅法的场所;林木繁茂之地,是寺院僧众采取薪材、禅修的主要地方;田园农耕,是寺院粮食和经济的主要来源。祖庭所在的山水林田见证了曹洞宗发展历史,处处散发着禅意,已和曹洞宗历史文化遗产融为一体。祖庭寺院田产除了供应粮食之外,也是僧众进行农禅修行的地方。遗产的传统利用者、日常接触者是寺庙僧众和各地曹洞宗信徒,由于现代旅游业发展,主要利用者又加上了遗产管理者和宗教文化研学旅游者。因此,在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就要协调处理好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对山林田人僧等要素实行整合保护,既要保护好历史文物,也要保护好自然生态,更要协调好各方关系。

3、加快祖庭历史文化遗产管理机制创新。“基

辅声明”指出，宗教遗产的保护首先是宗教社区的责任，理想状态下应由宗教社区推动，并与遗产保护专家和关心遗产的人士合作执行。如何才能对曹洞宗祖庭历史文化遗产实施有效管理？由于祖庭历史文化遗产管理系统包含宗教社区、管理机构和社区居民三大要素，因此处理好三者关系就是实施有效管理的首要前提。在此基础上，定期召开由景区、政府、居民、宗教部门、有关专家等多方参与的管理决策会议，就保护和发展问题展开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做出管理决策，形成新型管理机制。具体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宗教社区即祖庭所在地村镇和村庄要树立主人翁意识，理解保护宗派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自觉配合宗教管理机构以及景区管理部门执行相关的管理措施，并积极提出建议。二是管理机构要给予寺院管理者相应的权利，做到宗教内部事务，僧人有足够的权利参与解决，以确保管理的专业性和公平性。三是管理机构要深刻认识到社区居民在祖庭历史文化遗产管理中的作用，尊重并理解他们对土地和活动空间的需求，做到有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长远性解决。

4、适度进行宗教文化+旅游融合开发。在文旅融合的今天，宗教文化研学旅游是重要的旅游产品。江西曹洞宗祖庭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且宗教地位高，文化影响力大，自然环境优，资源组合状况好，对具历史情结、文化情感、家国情怀的游客有浓厚的吸引力。因此，有必要对江西曹洞宗祖庭进行旅游开发，以促进宗教多维价值的合理转化，弘扬曹洞宗禅修文化，充分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首先，着力对曹洞宗文化基因进行挖掘与整理，准确定位曹洞宗文化旅游品牌，建设曹洞宗祖庭旅游产品。其次，增设与曹洞宗相关的佛事活动和节庆典礼，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对曹洞宗祖庭进行宣传，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再次，组合祖庭所在地及其周边的旅游资源，进行联合体、组合体、主辅体旅游资源开发，形成多种产品组合的旅游线路。又次，对曹洞宗文化资源（典籍、文物、禅法、宗风、建筑等）进行有效展示和讲解。最后，加强具曹洞宗祖庭特色的文创产品开发和创意旅游项目建设，形成丰富多彩的旅游商品和创意旅游项目（节目）。

#### 注释：

- ①贾丽奇、邬东璠：《活态宗教遗产地与宗教社区的认知与保护——以五台山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为例》，《中国园林》2015年第2期。
- ②邱凤：《我国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亟需加强》，《中国宗教》2016年第1期。
- ③潘浔：《真如禅寺》，《人民日报》2013年8月23日第15版。
- ④陈行一：《宜丰县洞山佛塔林调查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2期。
- ⑤白化文等主编：《中国佛寺志丛刊（第21册）·云居山志》，江苏广陵书社，2006年。
- ⑥养立：《农禅并重 致富乡里 记江西宜黄县曹山宝积寺的扶贫故事》，《中国宗教》2016年第2期。
- ⑦束景南：《黄庭坚的“心法”——江西诗派“活法”美学思想溯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 ⑧刘松来、周兴泰：《禅宗与江西宋代散文的文化景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4期。
- ⑨超茶英：《曹洞宗——笔丰厚的赣文化遗产》，《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 ⑩[日]慧印校订：《筠州悟本禅师语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 NO.1986A。
- ⑪徐文明：《洞山良价与曹洞宗源》，《浙江学刊》2000年第3期。
- ⑫学愚主编：《佛学思想与佛教文化研究》(下册)，第589~60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 ⑬毛忠贤：《中国曹洞宗通史》，第232~23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 ⑭周世泉、吴小龙、郭清照：《本寂与曹洞宗的最后形成》，《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 ⑮俞灵：《挖掘禅宗文化资源 打造禅宗文化品牌——江西宜丰引导宗教界发挥积极作用促进社会和谐》，《宗教周刊》2018年7月31日第5版。
- 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宣言》2005年10月21日。

(责任编辑：刘慧中)